

# 清华的印记

○吴建中（1986级化工）

前些天在校友微信群里看到了一篇文章，细节已经不太记得了，文章结尾有句话却是印象深刻，“一看就知道是清华的”。我想或许每个清华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印记，在言谈举止中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想当年在清华读本科和研究生，受益良多。毕业已有三十多年了，与大家分享一些初到清华时的经历。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1986年在义乌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如今已举世闻名的小商品之都，那时只是一个几条街道的小镇。父亲把我和两大件行李送到从杭州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看他真是一百个放心不下。那时我身高仍未长定，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远门，他在车上拜托边上的乘客，希望他们能够照顾一下未经世事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想起父亲在站台上含泪挥手的身影，至今仍让我热泪盈眶。紧挨着我坐的是一个前往沧州的小伙儿，他与我一路上谈笑风生，将近27个小时的车程一晃也就过去了。

火车到达北京站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此时离乡背井的阴霾早已风吹云散。刚走出车站就看到了清华大学醒目的大旗，边上站着一些老师和从全国各地赶来报到的新生。从火车站到清华园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虽然是第一次来北京，外面的景色似乎并没留下太多的印象。

校车将我们拉到大礼堂前面的小广场上。下车后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热情洋溢的化工系迎新人员已经把我推上了平板车，和行李一起送到了12号楼东门。一条



二〇一九年看望恩师杨基础教授（右）

巨大的条幅从五楼一直挂到二楼，跃入我们眼帘：“欢迎你，未来的化学工程师！”我扛着行李往12号楼门口走的时候居然正好看到了毛应群，义乌中学的前学生会主席。他比我高一届，学化学的，也住在12号楼。虽然我们以前并不很熟，但毛应群见到我非常高兴热情。有了他帮着张罗，我便稀里糊涂地在清华安顿了下来，现在都不太想得起来当年是怎么与同宿舍的同学们见面的。毛应群与我分享各种在清华学习和生活的经验，包括去九食堂吃饭、照澜院买东西、东区澡堂洗澡等。周末还经常带我去找义乌老乡，没过几个星期，同学可能没认识多少，但却认识了许多当时在京工作或学习的义乌人。

初到清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校园里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我在南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身上长满“大眼睛”的树。那时候近春园遗址仍叫荒岛，与家乡遍地的荷塘相比，觉得并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岛上的临漪榭和晗亭是新修的，吴晗教授风

度翩翩的雕像也可能是刚落成不久，他是义乌人的骄傲。入学后不久我们班同学中秋节聚会每人作自我介绍，我说自己是来自吴晗的故乡，估计许多同学仍有印象。当时班主任杨基础老师也在场，他告诉大家我是班里的高考状元，让我觉得有点洋洋得意。只是好景不长，过两天英语分级考试成绩出来，我几乎得了零分！高中时英语本来就是我的弱项，而且分级考试只考听力，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要做什么，考试就已经结束了。杨基础老师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数学在化工基础领域非常重要，我因此就读了化工和数学双学位。毕业时也是得益于他的推荐，才使我有了保送读研的资格。

第一学期修了四门课：“高数”“无机化学”“机械制图”和“英语”。数学课在一教的大教室上课，估计有150多位学生。虽然我经常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常俊英老师铿锵有力的讲课声音仿佛仍在耳边。无机化学的老师也讲得很好，可惜现在能记得住的只有化学馆浓重的药品味了。“机械制图”在清华学堂上课，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大丁字尺和各种各样的蓝

色中华牌铅笔，软的硬的粗的细的非常精致，觉得最神奇的是老师削铅笔还有那么多学问。给我们上英语课的老师是一位年轻女孩，可能是大学刚毕业不久。她经常在课上给我们听美国的流行歌曲，凯伦·卡彭特的*Close To You*和*We've Only Just Begun*至今仍很喜欢。

我们班30个同学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市，北京的同学最多，他们是班里的小主人。入学后不久，隔壁宿舍王健同学带我去参观了天安门广场，第一次看到从小歌唱的天安门好像并没有那么激动，现在仍不忘记的倒是王健同学沉稳老练的言谈举止和天安门前宽广的马路，以及复杂壮观的红绿灯。清华校园很大，从宿舍到一教或化学馆要走很长的时间，宋海生同学经常让我搭乘他的自行车。海生是班里的足球健将，骑车飞快，坐在他的车上两耳生风。

估计所有的清华人都不会忘记一件事。每天下午四点半，校园里的高音喇叭会准时响起嘹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虽然我从小体育很差，大一一开始居然学会了打篮球，至今仍是我的大爱好。

本科五年时间过得很快，似乎还没来得及学点什么就毕业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最宝贵的可能是一些耳濡目染的经历。毕业以后，我又在清华读了硕士，然后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导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说学生的成功不光在于自己的努力或天赋，更重要的是成长的环境。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美丽的清华园留给我们的印记吧。



全班军训合影（1987年）